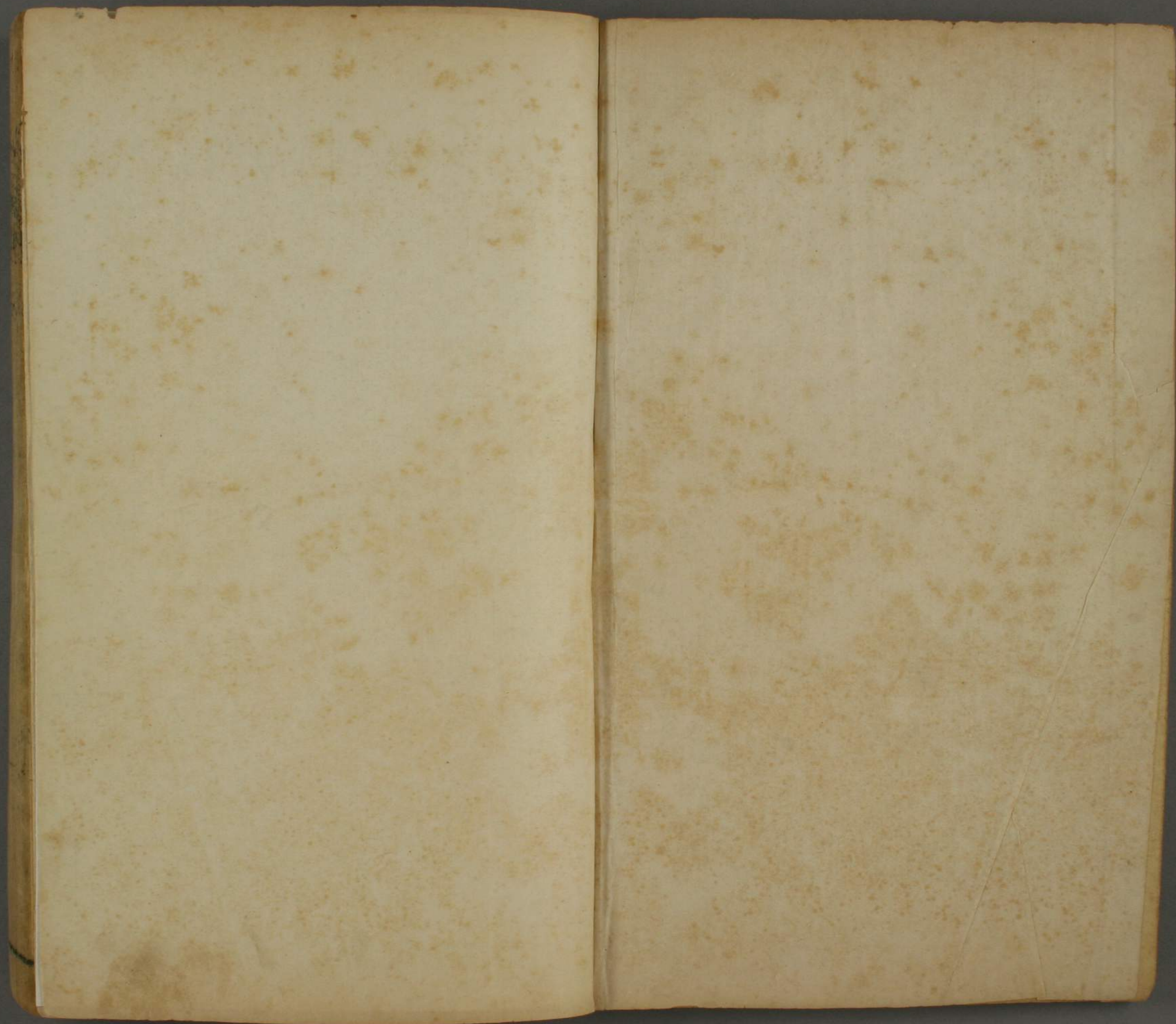


特別
〜 21
3536
13





第五十六回

曹操大宴銅雀臺

却說周瑜被諸葛亮預先埋伏關公黃忠魏延二人三枝
軍馬一擊大敗黃蓋韓當急救下船喪折水軍數多遙觀
玄德孫夫人車馬僕從都停住於山頂之上瑜如何不氣
箭瘡膿水未乾因此忿怒金瘡迸裂衆將救活開船逃去
孔明教休追趕自和玄德歸荆州慶喜賞賜衆將周瑜自
回柴桑蔣欽等一行人馬自歸南徐去報吳侯吳侯不勝
大怒要拜程普爲都督傾國起兵去取荆州周瑜又發書
到教主君興兵雪恨張昭諫曰不可今曹操欲報赤壁塵



兵之恨，但恐孫劉同心，因此未敢興兵。今主公爲一時之氣，若自相吞併，操必乘虛來攻家國，危矣。權曰：如之奈何？顧雍曰：許都豈無細作在此？若知孫劉不睦，操必使人勾結劉備矣。備懼東吳，必投曹操。若是投操，江南何日得安？也可使人赴許都，表劉備爲荊州牧，使曹操知之，則怯懼不敢再加兵於東南，亦能使劉備不恨於主公矣。却暗使一心腹人以間諜之計，使曹劉如常不睦，方可圖之。權曰：元嘆之言甚善，誰可爲使？雍曰：有一人，曹操信愛者，見在此處，可當遣之。平原高堂人也，姓華名歆，字子魚，權大喜。卽遣歆赴許都，密囑以間諜之計。歆領命起程，逕到許都。

聞知曹操會羣臣於鄴郡慶賀銅雀臺，歆親往見。却說曹操自離荊州，心中常欲雪赤壁之恨，爲軍兵未曾嚴整。又疑孫劉併力，因此不敢輕進。時建安十五年春，造銅雀臺，成操大會文武於鄴郡，設宴慶賀。其臺正臨漳河，中央乃銅雀之臺，左名玉龍之臺，右名金鳳之臺。三臺森聳，可高十丈，上橫二橋相通，千門萬戶，金碧交輝。是日操頭戴嵌寶金冠，身穿綠錦羅袍，玉帶珠履，凭高而坐。文武侍立於臺下。操先觀武官比試弓箭，便命近侍將西川紅錦戰袍一領掛在垂楊枝上，下設一箭朶離百步爲界。武官分爲兩隊，曹氏宗族俱穿紅，外枝將士俱穿綠，各帶雕弓長箭。

跨鞍勒馬聽候指揮操傳令曰如有射中紅心者鳴金擊鼓以應之遂將紅錦戰袍以賞之如射不中者罰水一盃能射者射之不能射者聽令押陣連問三聲聲猶未絕紅袍隊中一人拈弓驟馬而出眾皆視之此日實是好丞相外房之姪姓曹名休字文烈見充虎豹騎衛眾見曹休弓馬精熟無不稱賀曹休飛馬往來奔馳三遭扣上箭拽滿弓正中紅心金鼓齊鳴操在臺上大喜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左右欲取錦袍與曹休綠袍隊中一騎而出曰丞相錦袍也合讓俺外人先爭汝宗族中不宜攙越眾視之乃漢上將文聘也眾官曰且看文仲業射法聘拈弓縱馬

一箭正中紅心金鼓齊鳴聘大呼曰快取袍來只見紅袍隊中又一將飛馬而出曰小將軍先射汝何奪之看我與汝兩箇解箭拽滿雕弓一箭也中紅心眾皆喝采視之乃曹丞相從弟曹洪也却欲取袍只見綠袍中又一將而出曰你三人射中紅心豈足為奇看我射來眾視之乃大將張郃也郃飛馬翻身背射一箭也中紅心四枝箭齊齊的攢在紅心之裏郃曰吾翻身背射令取錦袍言未畢紅袍隊中又一將飛馬而出曰汝翻身背射何足為道看看吾奪射紅心耶眾視之乃夏侯淵也淵驟馬到界口紐頭回身一箭射去正在四箭當中淵兜住馬按弓大叫曰此箭可

奪錦袍麼眾皆喝采又見綠袍隊中一將飛馬而出大叫
曰留下錦袍還我眾視之乃大將徐晃也晃曰汝奪紅心
何足道哉有吾單取錦袍拈弓搭箭一箭遙望柳條射之
射斷柳條錦袍墜下徐晃飛取錦袍披於身上往來馳驟
一遭望臺上聲喏曰謝丞相之袍眾皆大驚却纔勒馬要
回猛然臺邊一將躍馬而出大叫曰你將錦袍那裏去早
早留下與我眾皆視之乃譙國譙人也姓許名褚字仲康
飛馬便來奪袍兩馬相近晃便把弓打許褚褚一手按任
弓把徐晃一扯扯離鞍韉晃急棄了弓時翻身下馬褚亦
下馬兩箇揪住一處廝打操急使人解開時那領錦袍已

到此便不好看矣

扯得粉碎操曰二人都上臺來晃睨眉怒目褚切齒咬牙
皆有相持之意操笑曰孤特視汝等之勇耳豈惜一錦袍
乎老便教諸多將士盡都上臺各賜蜀錦一匹盡皆依位而
補大通樂其暢甚
坐樂聲競奏水陸並陳文官武將輪次把盞獻酢交錯操
大喜曰武將既以騎射爲樂足顯威勇矣汝文官乃飽學
之士登此高臺何不進佳章以紀一時之勝事乎文官皆
躬身而言曰願從鈞命互相獎讓有一人進曰小臣不才
願獻銅雀臺詩章可乎操大喜乃諫議大夫叅司空軍事
東海刻人也姓王名朗字景興朗拂箋援筆立書七言詩
以進之詩曰

銅雀臺高壯帝畿水明山秀競光輝三千劍佩趨黃道
百萬貔貅現紫微風動繡簾金鳳舞雲生碧瓦玉龍飛
君臣慶會休辭醉携得天香滿袖歸

操觀畢大喜取玉爵賜酒就以玉爵賞之朗拜謝訖座上
一人進曰老臣亦有俚語敢進於上乎操曰願聞佳章其
人官封東武亭侯侍中尚書左僕射潁州長社人也姓鍾
名繇字元常善寫隸書萬古為法繇援筆立寫七言八句
詩以進之詩曰

銅雀臺高接上天疑昨覽遍舊山川欄杆屈曲留明月
不惟詩佳想字亦好
總戶玲瓏壓紫烟漢祖歌風空擊筑定王戲馬謾加鞭

王人盛德齊堯舜願樂昇平萬萬年

操覽畢笑曰二公佳作過譽太甚矣操遂賞鍾繇而對眾
文武曰孤本愚庸始舉奉廉聊立微名於世耳後值天下
大亂故以病回鄉里築精舍於譙東五十里欲秋夏讀書
春冬射獵為二十年之計以待天下清平方出任耳然不
能如意朝廷徵孤為點軍校尉遂更其意專欲為國家討
賊立功圖死後得題墓道曰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使
不辱於祖宗此平生願足矣遭董卓之難興舉義兵因黃
巾之亂勦降萬餘又討擊袁術擒其四將摧破袁紹梟其
三子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

亦是真話

已過如國家無孤一人正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有一等人見孤強盛任重權高妄相忖度言孤有篡位之心此言大亂之道也齊桓公晉文公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孔子云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夫能以大事小此言耿耿在心又讀樂毅傳樂毅昔日歸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燕王猶事大王寧死不為非義之事孤又觀蒙恬傳昔日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德于秦二世矣今臣手下精兵三十萬足能背叛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

先君之恩也時讀此二人之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安有篡逆之心哉此言皆肝膈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敘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孤所封武平侯之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為人所害也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汝諸文武必不知孤心也衆皆起拜曰雖伊尹周公不及丞相耳尹氏有詩一首單道王莽奸邪處後人讀此詩有感因而可以擬曹操也其詩曰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

一生真偽有誰知

曹操連飲數盃不覺沉醉喚左右捧過筆硯孤欲作銅雀臺賦耳拂箋寫云奸雄奸雄吾獨步於高臺今俯觀萬里之山河後史官貶曹操建銅雀臺有古風一篇云

鄴中山青水如練老瞞雄據作宮殿窮奢極侈歛羣怨詐力欺天天肯眷東風直與周郎便雲散烟飛事都變銅雀臺高春日轉二橋空鎖芙蓉面不似朝陽貯飛燕英雄一去不復見古瓦與人磨作硯

曹操剛纔落筆止寫了兩句忽有人報東吳使華歆表奏劉備為荊州牧今孫權以妹嫁之漢上九郡大半已屬劉

備矣操聞之手脚慌亂投筆於地程昱曰丞相在萬軍之中矢石交攻之際未嘗動心今聞劉備得了荊州何以驚耶奸雄奸雄操曰劉備人中之龍也平生未嘗得水今得荊州是困龍入於大海孤安得不動心哉程昱曰丞相知華歆來意否操曰未也昱曰孫權本忌劉備欲以兵攻之但恐丞相乘虛而擊也如見今權故令華歆入國為使乃安劉備之心以塞丞相之望耳操曰如之柰何昱曰某有一計使孫劉自相吞併丞相於中一擊而可得也操問其計未知若何

諸葛亮三氣周瑜

曹操聞之大喜遂問其計程昱曰東吳倚仗者周瑜也丞

相就表奏周瑜為南郡太守程普為江夏太守留華歆在朝重用之瑜必自與劉備為讐敵矣乘其相併却作良圖操曰仲德之言正合孤意當日召華歆上臺重加賞賜封為大理寺少卿即日頒詔加周瑜為總領南郡太守程普為江夏太守文武盡醉筵散操回許都使命逕至東吳周瑜程普各受其職周瑜白領南郡更思向日之讐如何不報遂上疏與吳侯令魯肅去取荆州孫權喚肅曰當初汝保荆州來今日劉備又是我妹夫遷延不還等待何時肅曰文書上明白寫着得了西川便還權叱曰只說取西川他今又不動兵不等老了人肅曰某願取之遂辭下船投

荆州而來却說玄德與孔明在荆州廣聚糧草調練軍馬遠近之士多有歸之忽報魯肅到玄德問孔明曰子敬此來何意孔明曰昨者孫權表主公為荆州牧此是懼曹操之計操封周瑜為南郡太守此是令俺自相吞併之意也他使兩處興兵於中便來取事今魯肅此來又是周瑜既受太守之職又要奪荆州之計玄德曰如何抵對孔明曰若肅提起荆州之事主公放聲大哭將自哭到悲切之處亮自出來解勸計會已定遠接魯肅來到堂上謙讓坐次肅曰今日皇叔做了東吳女婿即是魯肅主人如何敢坐玄德曰何故太謙只念舊交讓肅坐於側茶罷肅開言曰

今奉吳侯鈞命專為荊州一事而來，自借許多時了，未蒙見還。今日既然結了親眷，合宜交付最好。玄德聞知，掩面大哭。肅大驚曰：「皇叔何故如此？」玄德哭聲不絕。孔明從屏風後出曰：「諸葛聽之久矣。子敬知吾主人哭的緣故麼？」肅曰：「其實不知。」孔明曰：「有何難見？當初我主人借荊州時，許下取得西川時便還。仔細想來，益州劉璋是我主人兄弟一般，都是漢朝骨肉。若要興兵去取他城池時，恐被外人唾罵。若要取還了荊州，何處安身？若不還時，於舅舅面上不好看。事實兩難，因此淚出痛腸，只得慟哭。」孔明說罷，聳動玄德衷腸，真箇是胸頓足，放聲而哭。魯肅起身勸曰：

皇叔且休煩惱，與孔明從長計議。孔明曰：「有煩于敬回見吳侯，勿惜一言之勞，將此煩惱情節，懇告尊親，再容幾時。」肅曰：「倘吳侯不從，如之奈何？」孔明曰：「吳侯此以親妹聘嫁皇叔，安得不從乎？望子敬好為之。」魯肅是箇寬仁長者，見玄德哀痛至甚，只得應允。玄德孔明拜謝宴畢，送魯肅下船。迨到柴桑，見了周瑜，盡言其事。周瑜頓足曰：「子敬又中諸葛亮之計也。當初劉備依劉表時，常有吞併之意。何況西川劉璋乎？似此推調，未免累及老兄矣。吾有一計，使諸葛亮不能出吾計。子敬便當一行。」肅曰：「願聞妙策。」瑜曰：「子敬不必去見吳侯，再去荊州對劉備說。既然吳侯結為親

眷便是一家若不忍去取西川我東吳起軍發馬去取取
 得西川時以為嫁資却把荆州交還東吳此計如何肅曰
 西川迢遞取之非易都督此計莫非不可瑜笑曰子敬真
 長者也你道我真箇去取西川與他非也只以此為名實
 欲去取荆州且教他不做准備東吳軍馬收川路過荆州
 劉備必然勞軍就問他索要錢糧兵到城下一鼓平收雪
 吾之恨解足下之禍魯肅拜辭再往荆州來玄德與孔明
 商議孔明曰必是不曾見吳侯只到柴桑和周瑜商議了
 計又來但說的話主人只看我點頭滿口應承計會已定
 魯肅相見禮畢曰吳侯甚是稱讚皇叔盛德遂與諸將商

議起兵發馬替皇叔收川取了西川却換荆州想念親
 之故以此為嫁資但軍馬經過却望應些錢糧孔明聽了
 忙點頭曰非親不解其禍難得吳侯好心玄德拱手稱謝
 曰此皆是子敬之贈一言稱謝難盡孔明曰如雄師到日
 即當遠遠犒勞魯肅暗喜自回玄德問孔明曰此是何意
 孔明大笑曰周郎死日近矣這等計策小兒也瞞不過玄
 德又問如何孔明曰此乃假途滅虢之計也虛名收川實
 來取荆州也等王公出城勞軍乘勢拏下便就殺入城來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玄德曰如之奈何孔明曰主公寬
 心便收拾窩弓以擒猛虎安排香餌以釣鰲魚等周瑜到

來他便不死也九分無氣喚趙雲聽了計如此如此其餘
我自有布擺玄德大喜自作准備靜軒先生觀此有感遂
吟一絕以咏嘆云

周瑜夬策取荊州諸葛先知第一籌指望長江香餌穩
不知暗裏釣魚鈎

却說魯肅回見周瑜說玄德孔明歡喜一節准備出城勞
軍周瑜大笑曰原來今番也中了吾計便教魯肅訴臬吳
侯差人交割城池并遣程普引軍接應周瑜此時箭瘡揭
了白痴膿水無出身軀無事調遣甘寧爲先鋒自與徐盛
丁奉爲第二凌統呂蒙爲後隊水陸進兵五萬圍荊州而

來周瑜自在船中時復歡笑以爲孔明中計水軍二萬五
千人迤邐進發前軍至夏口周瑜問前面有遠接之人否
人報皇叔使糜竺來見都督瑜喚至問勞軍如何糜竺曰
王公皆准備下應付錢糧陸續起運瑜曰皇叔何在竺曰
荊州城門外相等與都督把盞瑜曰今爲汝家之事勞軍
之禮休得輕易糜竺領了言語先回戰船密密排在江上
依次而進看看至公安並無一隻軍船又無一人遠接周
瑜在那軍中趲上船隻離荊州十餘里只見江面上靜蕩
蕩的哨探回報荊州城上插兩面白旗並不見一人之
影周瑜教船傍岸瑜上岸乘馬帶了甘寧徐盛丁奉一班

見軍官皆上馬隨行虎賁千餘人遙望荊州來到城下並不見動靜瑜勒住馬令前軍叫門城上守門將軍問曰是誰吳軍答曰是東吳周都督親自在此忽一聲梆子響白旗到處兩面紅旗便起城上軍一齊都豎起鎗刀敵樓上趙子龍出曰都督此行端的爲何瑜曰吾替汝王取西川何相問耶子龍答曰孔明軍師已知都督假途滅虢之計故留趙雲在此吾王公有言孤乃漢朝皇叔安忍背義而取川乎若汝端的取蜀吾當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周瑜聞之勒馬便回一人打令字旗於馬前報曰左右探得四路軍馬一齊殺到關某從江陵殺來張飛從秭歸殺

來黃忠從公安殺來魏延從孱陵小路殺來四路正不知多少軍馬喊聲遠近震動百餘里皆言要捉周瑜瑜馬上大叫一聲箭瘡復裂墜於馬下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武人射箭文士賦詩此日可稱一場好雜劇也而作者之筆亦能一一描畫之
公瑾見孔明處處掣肘真是棋高一着縛手縛脚可憐可憐

第五十七回

諸葛亮大哭周瑜

却說周瑜怒氣充滿肺腑，墜於地下，左右急救，歸船甦醒。忽有人傳報，說玄德孔明在前山頂飲酒，取樂瑜大怒，咬牙切齒而言曰：「你道我取不得四川，吾誓取之。正恨間，人報吳侯遣宗弟孫瑜到周瑜接入，盡言其事。孫瑜答曰：『吾奉兄命，助都督一臂之力，遂令催前軍行至巴丘。』人報上流有軍截住水路，乃劉封關平也。周瑜愈怒，忽又報曰：『孔明遣人送書至周瑜，拆封視之，書曰：』

漢軍師中郎將諸葛亮致書於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

亮自柴桑一別至今戀戀不忘聞足下欲取西川亮以爲必不可也益州民強地險劉璋暗弱足以自守今欲舉師遠征轉運萬里欲收全功雖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後也操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或有愚人見操失利於赤壁無復興遠伐之志矣今操三分天下有其二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安肯坐守中原而老王師乎今孫將軍與兵遠征非長計也倘操兵一至江南爲糞粉矣不忍坐視特此告知幸垂照鑒周瑜覽畢長嘆一聲喚左右取紙筆作書上吳侯乃聚眾將曰吾非不欲盡忠報國奈何天命絕矣汝等善事吳侯

共成大業言訖昏絕徐徐又醒仰天長嘆曰既生瑜何生

死不足惜

亮連叫數聲而亡壽三十六歲時建安十五年冬十二月

初三日也後史官有廟讚曰

慷慨知音律風流有紀綱氣能吞漢國力欲展吳邦擊

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三分誇俊傑四海識周郎

後宋賢吊周瑜詩曰

赤壁遺踪跡青春有政聲胸謀如管仲風味似陳平曾

謁三千斛常驅十萬兵巴丘天命盡誰不痛傷情

又范石湖先生吊周瑜詩曰

年少曾將社稷扶三分獨數一周瑜世間豪傑英雄士

江左風流美丈夫功蹟巍巍齊北斗聲名烈烈震東吳
青春年紀歸黃壤提起教人轉嘆吁

又武臣廟史臣讚曰

美哉公瑾間世而生於吳定霸與魏爭衡烏林破敵赤
壁陳兵所以玄德謂瑜世英將傳詩曰

赤壁乃成一戰勞威名實可振劉曹蛟龍不是池中物
三復周郎還慮高又咏史詩曰

師行赤壁拒曹公戰艦無非用火攻圖併置吳功益世
小橋風月屬詩翁林逋赤壁懷古詩曰

武昌夏口吊周郎兩岸春風起綠楊上境霸圖何日在

追思塵跡事難忘吳宮花草埋幽徑魏國山河遠夕陽
千古吟翁哀瘦馬詩成吟咏轉悽愴

周瑜停喪於巴丘衆將將所遺書緘遣人賫書飛報吳侯
孫權權聽得瑜死哭絕於地曾肅等救醒拆書視之方知
是薦魯肅代瑜領兵之事書曰

瑜伏楮泣血頓首自拜致書於王君明公麾下切以凡
才昔受討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榮任統御兵馬
志執鞭弭自效戎行先定巴蜀次取襄陽憑賴威靈事
在掌握至以不謹忽有暴疾昨自醫療日加無益人生
有死修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

耳。方今曹公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尚未知終始。此朝士盱眙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曾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之任。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倘或言有可採，瑜死不朽矣。臨楮不勝痛切之至。建安十五年冬十二月朔日上書。

孫權覽畢，大慟而嘆曰：公瑾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孤何賴哉！言畢，又哭曰：既公瑾臨危獨保曾肅，孤何不從也？隨即先遣人於路便遣曾肅為都督，總統兵馬，便教發靈柩。回孤當自接於半路，却說孔明未知周瑜喪於巴丘，夜觀天文，見將星墜地，乃笑曰：周瑜死矣。至曉，却白於玄德云：

德使人探之，果然死矣。玄德問孔明曰：周瑜既死，還當如何？孔明曰：代瑜領兵者，方亮以吊喪為由，就尋賢士佐助主公。玄德曰：懼吳中將士加害於先生，孔明曰：瑜在之日，亮猶不懼，何愁下者乎？乃與趙雲引五百軍具祭禮，下船來與周瑜吊喪。於路探聽人報孫權已令曾肅領兵權扶柩回柴桑，做好事。孔明徑至柴桑，人報曾肅劉皇叔遣孔明來與周都督吊喪。肅乃接入相見，禮畢，周瑜部將皆欲殺之。因見子龍帶劍相隨，不敢下手。孔明教設祭物於靈前，親自奠酒，跪於地下，而讀祭文曰：維大漢建安十五年，南陽諸葛亮謹以清酌

庶羞之儀致祭於大都督公瑾周府君靈柩前曰

嗚呼公瑾不幸天亡修短故人非不傷我君寔愛酌
酒一觴君其有靈享我蒸嘗吊君幼學以交伯符仗義
疎財讓舍以居吊君弱冠濟會風雲定建勳業割據江
南吊君壯力遠鎮巴丘景升懷慮討虜無憂吊君丰度
佳配小橋漢相之壻不愧當朝吊君氣槩王不納質始
不垂翅終能奮翼吊君鄱陽蔣幹來說府君納舌事王
終濟吊君弘才文武籌畧遐邇小子心寒膽落諸君稟
稟公獨譎譎火攻破敵挽強為弱想君當年雄資英發
哭君早逝俯地流血忠義之心英靈之氣命終三紀名

垂百世哀君情切愁腸千結惟我肝膽悲無斷絕哭天
昏暗三軍愴然王已哀泣更皆淚漣亮也不才巧計求
謀助吳拒曹輔漢安劉犄角之援首尾相倚若存若亡
何慮何憂嗚呼公瑾生死永別此亦實事朽守其貞冥冥滅滅魂
如有靈以鑑我心從此天下再無知音嗚呼痛哉伏惟
尚饗

孔明祭畢伏地而哭淚如湧泉哀慟不已三軍衆將皆自
言曰人盡道公瑾與孔明不睦觀此祭奠之情人皆虛言
也魯肅見孔明如此悲切亦為感傷自思曰乃公瑾量窄
自取死耳因此再三敬勸孔明後人有詩嘆曰

臥龍南陽睡未醒。又添列曜下舒城。蒼天既以生公瑾。
塵世何須出孔明。一幅祭文追往事。三盃酹酒訴交情。
從前霸業歸先主。猶有吞吳志不平。

孔明辭魯肅等回。却欲下船。一人道袍竹冠。阜絛素履。一
手揪住孔明。大笑曰。汝氣死周郎。却來吊孝。此是明欺東
吳。皆土木偶人耳。掣所佩劍。要殺孔明。未知性命如何。

未陽縣張飛薦龐統

背後魯肅趕到。急叫不可而止之。此乃襄陽人姓龐名統。
字士元。道號鳳雛先生也。肅曰。孔明以禮至此。不可需之。
龐統擲劍而喜。笑曰。吾亦戲之耳。遂相歡樂。魯肅向回。統

獨送孔明至船中。各訴心事。孔明乃留書一封與統。曰。吾
料吳侯必不能重用足下。稍有不如意者。可來荆州。共扶
玄德此人。寬仁厚德。必不負平生之所學也。統允其言。而
別。孔明自回荆州。却說魯肅將送靈柩至蕪湖。孫權接着。
哭祭於前。權與掛孝。哀慟周瑜有兩男一女。長男循。次男
胤。葬於本鄉。吳侯回郡。與眾將說起周瑜。無不下淚。權曰。
周郎身死。是吾股肱廢矣。安能復興大事乎。魯肅曰。肅乃
碌碌庸才。誤蒙公瑾之重。薦其實不稱所職。願舉一人以
助主公。此人上通天文。下曉地理。謀畧不減於管樂。樞機
可並於孫吳。往日周公瑾多用其言。孔明深服其智。見在

江南何不重用孫權聞知大喜遂問賢士姓名肅曰斯人襄陽世家姓龐名統字士元道號鳳雛先生權曰孤亦聞名久矣見在何地肅曰見在府下權即時使人請入統與權施禮畢權見其人濃眉掀鼻黑面短髯形容古怪權便不喜乃問統曰汝平生所學以何為主統曰不必拘執隨機應變權曰公之才學比公瑾何如統曰某之所學與公瑾大不相同權平生絕喜周瑜見統輕之心中大怒乃對統曰汝且退待有用汝之時却來喚汝統長嘆一聲而出

魯肅曰主公何不用龐士元權曰狂士也用之何益肅曰赤壁鏖兵之時此人曾獻連環策成第一功主公必想知之權曰此時乃曹操自欲領船非此人之功也吾誓不用

之後宋賢有詩嘆曰
人之相與真有緣分不可強也
君臣道合是前緣不遇教人意慘然甚嘆鳳雛何命薄
功名未遂喪西川

魯肅出與龐統曰非肅不薦足下爭奈吳侯不能用人耳公且耐心統低頭長嘆不語肅曰公莫非無意於吳中乎統不答肅曰公抱匡濟之才何愁功名乎留此但恐屈沉公實對肅言之統曰吾欲投曹公去也肅曰明珠暗投耳可速往荆州投劉皇叔必然重用統曰實欲如此前言戲耳肅曰某作書以薦之公如此必令兩家無相攻擊同力

破曹幸也。統曰：此某平生之素志也。乃求肅書，逕往荊州。來見玄德，此時孔明按察四郡，未回門吏轉報。江南一名士，龐統特來相投。玄德聞之久矣，便教請入相見。統見玄德，長揖不拜。玄德見統貌陋，心中不悅，乃問統曰：足下遠來，欲何為也？統不拿出曾肅書，并孔明投呈，乃答曰：聞皇叔招賢納士，特來相投。玄德曰：荆楚稍定，苦無閑職，此去東北一百三十里，有一縣名耒陽縣，缺一縣宰，公且任之。如後有缺，却當重用。統思玄德待我何薄，欲以才學動之。見孔明不在，遂勉強相辭而去。統到此縣，不理政事，終日嗜酒為樂。一應錢糧詞訟，並不理會。每有人來報知玄德，

言龐統將耒陽縣事盡廢，玄德大怒曰：豈儒焉敢亂吾法？

家僻不遇知已自然以酒為知己耳無怪也

度即遂喚張飛分付帶左右去荆南諸縣巡視，一遭如有

不公不法者，就便究問。恐於事有不明處，可與孫乾同去。張飛領了言語，與孫乾前至耒陽縣，軍民官吏皆出廝迎接，獨不見縣令。飛問曰：縣令何在？同僚覆曰：龐縣令自到任及今，將百餘日，縣中之事並不理問。每日飲酒自旦及夜，只在醉鄉。今日宿酒未醒，猶臥不起。張飛大怒，欲擒之。孫乾曰：龐士元乃高明之人，且未可輕忽。到縣問之，如果於理不當，治罪未晚。飛入縣，正廳上坐定，教縣令來見。統衣冠不整，扶醉而坐。飛怒曰：吾兄以汝為人物，令作縣宰，

汝焉敢盡廢縣事也統佯笑曰將軍以吾廢了縣中何事
飛曰汝到任百餘日並不理詞訟安得不廢政事也統曰
量大、奇、百里小縣些小公事何難決斷將軍少坐待我發落隨
卽喚公吏將百餘日公務一時割斷吏皆紛然把卷上廳
將訴詞被告人等環跪階下統執筆僉押口中發落耳內
聽詞曲直分明並無分毫差錯民皆叩首拜伏不到半日
將百餘日之事盡斷了畢投筆於地而對張飛曰難斷之
事有在乎曹操孫權吾視之若掌上觀文量此小縣何足
介意飛大驚遂下席而謝曰先生大才小子安知吾當於
兄長處極力舉薦統乃將出曾肅所薦之書飛曰先生初

見吾兄何不將出統曰吾恐未盡信耳飛與孫乾曰非汝
則失一士賢也遂辭統回荊州見玄德細說龐統之才
玄德大驚曰吾一時之失也飛將曾肅薦書呈上玄德拆

封禱之書曰

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也使處於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
其驥足耳如以貌取之恐負所學亦終爲他人之所用
實可惜乎哉建安十五年冬十二月朔日東吳曾肅拜
書

玄德看畢尚在懊悔之中忽報孔明回至玄德接入禮畢
孔明先問曰龐軍師近日無恙否玄德曰近治耒陽縣大

廢縣事正欲問罪孔明笑曰龐士元非百里之才胸中所學勝亮十倍亮嘗有薦書在士元處曾達主公否玄德曰今日却得子敬書如此如此孔明曰大賢若處小任多以酒糊塗倦于視事玄德曰若非吾弟所言險失大賢隨即又令張飛往耒陽縣敬請龐統到荊州玄德請罷統方將出孔明所薦之書玄德看書中之意言鳳雛到日可宜重用玄德纔悟曰昔日司馬德操之言徐元直之語云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今吾二人皆得漢室可興矣遂拜龐統爲副軍師中郎將與孔明共贊方略數練軍士聽候征伐時建安十六年夏五月也早有人報到許昌言劉

備有諸葛亮龐統爲謀士招軍買馬積草屯糧連結東吳早晚必興兵北伐曹操聞之遂問計於衆謀士荀攸曰不必動京師之兵可差人往西涼州取馬騰就領兵南征可得諸侯之心也操然之遂差人往西涼州宣馬騰騰字壽成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後桓帝時其父名肅字子碩爲天水蘭干縣尉後失官因流落隴西與羌人雜居家貧無妻遂娶羌女生騰騰身長八尺餘面鼻雄異稟性溫良人多敬之靈帝末年羌胡多叛州郡招募民兵討之騰統軍有功初平中年拜征西將軍與鎮西將軍韓遂爲弟兄當年奉詔乃帶次子馬休馬鐵兄子馬岱并全家老小皆赴許

昌留長子馬超守邊於路到京先參見曹操次日乃面君
操封馬騰爲偏將軍馬休爲奉車都尉馬鐵馬岱皆爲騎
都尉就領關西軍馬尅日出征收復劉備騰謝恩畢未及
起行一日獻帝宣馬騰入內登麒麟閣共論舊臣功臣宜
騰近前屏退左右帝曰卿知汝先祖乎騰曰臣祖伏波將
軍名列青史深荷聖朝之大恩豈不知之帝曰汝能效汝
祖力扶漢室以誅逆賊乎騰曰臣已領聖旨去討反賊劉
備也帝曰劉備乃漢室宗親非反賊也反賊者曹操也早
晚必篡朕位矣所降詔旨皆非朕意卿思乃祖何不與朕
圖之騰含淚奏曰臣昔奉衣帶詔與國舅同謀殺賊不幸

事泄非無此心力不及耳帝曰朕畏曹操度日如年今操
付以兵權可就而謀之勿復泄漏騰曰臣願以全家報陛
下帝大喜騰欣然領命而出遂與三子商議皆有報國之
心忽值曹操催督起軍又遣門下侍郎黃奎爲行軍叅謀
馬騰請黃奎議行兵之事置酒痛飲奎酒半酣而言曰吾
父黃瓌死於李漼郭汜之難使吾心切齒之恨誓誅反國
之賊今不想又被反賊之使實不忍也騰曰宗文以誰爲
反賊耶以誰爲正人也奎曰欺君罔上以正爲邪乃操賊
也騰恐是操使來相探急止之曰耳目較近休得亂言奎
叱之曰汝祖乃漢代名將今汝從賊而欲害皇叔有何面

目見天下之人耶騰良久而言曰宗文真心耶否耶奎嚼指流血爲誓騰遂以心腹告之奎曰吾死得其所矣二人商議檄關西兵到請曹操點視就點軍處殺之約誓已定黃奎回家悵氣不收似欲平吞曹操者其妻再三問之皆不肯言妾李春香與奎妻弟苗澤私通澤欲得春香百般無計其妾對澤曰黃侍郎今日商議軍情回意甚恨不知爲誰澤曰汝可以言挑之曰人皆說劉皇叔仁德曹操姦雄何耶却看他說甚言語是夜黃奎果到春香房中妾以言挑之奎乘醉言曰汝乃婦人尚自知禮何況我乎吾所恨者欲殺曹操也妾告於苗澤澤報操却說關西兵至許

昌馬騰黃奎詣操點軍並入相府操喝左右拏下馬騰騰曰何罪操曰吾保汝爲將汝反欲殺吾耶二人抵語操喚苗澤一證黃奎無言可答馬騰大罵曰腐儒誤我大事矣吾兩番欲殺國賊不幸泄漏此蒼天欲興姦賊而滅炎漢也操下令將黃奎馬騰兩家良賤共三百餘口皆斬於市曹馬騰二子對面受刑關西兵士大叫哀哉操喝散只走了姪兒馬岱澤告操不願加賞只求李春香爲妻操笑曰爾爲一婦人害了你姐夫一家留此不義之人何用亦皆斬之靜軒先生觀此有感作詩嘆曰

苗澤因私害蓋臣春香未得反傷身老天何事容奸宄

累次謀誅化作塵

忽人報曰劉備調練軍馬收拾器械將欲取川操驚曰若劉備收川則羽翼成矣將何圖之言未畢皆下一人進言曰某有一計使劉備孫權必自死矣江南西川亦歸丞相操大喜未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曾子敬曰公瑾量窄自取死耳此是公論此是至言不勞後人再翻案也

張翼德亦能薦龐士元可見從來豪傑無不薦賢者若夫如賢嫉能真犬彘也真奴才也

龐士元只爲相貌古怪玄德作誦俱失之可見肥頭

大臉乃大貴人相也一笑一笑

士元不用子敬孔明薦書自負也今人討薦書謂人若皆內不足之供狀也

第五十八回

馬超與兵取潼關

却說獻策之人乃治書侍御史叅丞相軍事潁州許昌人也陳寔之孫陳紀之子名羣字長文操問曰陳長文有何良策羣曰目今劉備孫權結爲唇齒若劉備欲取西川時丞相可命上將親提大兵會合淝之衆逕取江南則孫權求救于劉備劉備意在西川必無心救孫權矣無救則孫權力乏兵衰勢敗江東之地先爲丞相所得若得江東則談笑連荊州一鼓而可平收矣若得荊州則進退無門西川亦屬丞相也操曰長文之言正合吾意即時起大兵三

三國志
十萬逕下江南令合肥張遼准備糧草以爲供給早有細
作報知吳侯孫權權聚衆將商議張昭進曰昔晉子敬與
劉玄德有恩其言必從更兼是吳中佳婿可差人往子敬
處教急發書過荆州使玄德同力拒曹則江南之患可解
矣孫權卽差人往子敬處求救于玄德魯肅遂修書遣人
到荆州玄德看了書中之意留使者于館舍差人往南郡
請孔明孔明到荆州見了玄德玄德將魯肅書孔明一看
畢孔明曰也不動江南兵也不動荆州士使曹操不敢正
覷東南回書與魯肅教高枕無憂若但有北兵侵犯皇叔
自有退兵之策使者去了玄德問曰今操起三十萬大軍

會合肥之衆一擁而來先生有何妙計可退孔明曰操平
生所慮者乃西涼之兵也今操賊戮滅馬騰全家其子馬
超見統西涼之兵必恨操矣主公可作一書結構馬超超
必興兵入關操豈有下江南之閑暇乎玄德大喜卽時令
孔明作書遣一心腹人逕往西涼州投下却說馬超在西
涼州夜感一夢夢見身臥雪地羣虎來咬驚覺心疑次日
聚各寨將佐都到超管下八寨有八員頭目乃侯選程銀
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楊秋也這八部軍馬共二十萬
超自有六萬餘當日會集衆將超言夢中之事衆未及言
忽帳下一人立于當面其人生得面員睛突身長八尺見

為八部首將乃超帳前心腹校尉南安狷道人姓龐名德字令明對超言曰雪地遇虎不祥之兆也莫非老將軍在許昌有事否忽一人至前哭拜于地曰叔父并弟死矣超視之乃伯弟馬岱也超驚問為何岱曰叔父與侍郎黃奎同力殺操不幸事泄兩家皆斬于市曹惟岱跳墻走脫扮丐者出城受千辛萬苦而來超哭倒于地眾將寬解忽報荆州劉皇叔遣人賫書至超拆封視之書曰

備頓首百拜征西大將軍麾下伏念漢室不幸而遭遇操賊專權黎庶凋殘致使姦臣秉政欺君罔上結黨成羣天下之人無不欲食其肉也今尊翁忠義聞于四海

今被操之所害此本不共天地同日月之讐也為子之道安忍坐視若能率西涼之兵以敵操之勢備當舉荆襄之眾以遏操之威則逆操可擒姦黨可滅讐辱可報漢室可興誠能如是幸莫大焉書不盡言立待回報建安十六年七月上旬日書

馬超看畢即時泣淚回書使回荆州超隨起西涼軍馬正欲進發忽西涼太守韓遂使人請馬超往見之遂將出曹操書示之內云若將馬超擒赴許都即封汝為西涼侯超拜伏於地曰請叔父就縛俺兄弟二人解赴許昌免叔父戈戟之勞遂扶起而言曰吾與汝父結為弟兄安忍害汝

故請汝來觀書汝若與兵吾當相助馬超拜謝遂將操使者推出斬之盡起大軍望潼關奔殺而來長安郡守鍾繇一面飛報曹操一面引軍拒敵繇引軍二萬離長安京北府布陣於野西涼州前部先鋒馬岱引軍一萬五千浩浩蕩蕩漫山遍野而來鍾繇出馬答話岱仗寶刀一口與繇交戰不一合繇大敗奔走岱提刀趕來馬超韓遂引大軍都到踏平村野圍住長安繇上城守護長安乃西漢建都之處城廓堅固壕塹險深急切攻打不下一連圍了十日不得長安龐德進計於馬超曰長安城中土硬水鹹甚不堪食更兼無柴今圍十日軍民饑荒不如且收軍退如此

如此唾手可得馬超曰此計大妙即時差心字旗傳與各部盡教退軍當晚馬超親自斷後各部軍馬漸漸而退鍾繇次日登城看時軍皆退下只恐有計令人於西門哨探果然遠去方纔放心縱令軍民出城打水眾皆畏懼西涼兵又來多取柴水入城往來紛紛不計其數初時也自計較後三日心安大開城門此時自有內應人出入第五日人報馬超引入部兵又到軍民奔競入城鍾繇教城上守護繇自引部將各門提調却說西門守將鍾繇弟鍾進正在城頭上防禦馬超直來城下大叫若不獻門老幼皆誅鍾進也在城上辱罵約近三更城門裡一把火起鍾進急來救時

城邊轉過一人舉刀縱馬大喝曰龐德在此立斬鍾進於馬下德引千餘勇士左衝右突殺散軍校斬關斷鎖放馬超韓遂軍馬入城鍾繇從東門棄城而走馬超韓遂得了城池賞勞三軍却說鍾繇退守潼關飛報曹操知失了長安那有征南之意遂喚曹洪徐晃先帶一萬人馬替鍾繇緊守潼關如十日內失了關隘並皆斬之十日外不干汝二人之事我統大軍隨後便至二人領了將令星夜便行曹仁諫曰兄弟性躁誠恐誤事某當一往操曰你與我押送糧草隨後也起却說曹洪徐晃到潼關替鍾繇堅守關並不出戰馬超軍士中選有能言快語聲音響亮者逕

來關下把曹操三代毀罵曹洪大怒要提兵下關斬殺徐晃諫曰此是馬超要激將軍廝殺切不可與戰待丞相大軍來必有王畫馬超軍日夜輪流幾番來罵曹洪只要廝殺徐晃苦苦當住一過九日當日在關上看時西涼軍都棄馬在於關前草地上坐多半困乏就於地上睡臥曹洪便教備馬點起少年按不定最誤事三千精兵殺下關來徐晃恐怕有失也領兵隨後趕來西涼兵棄馬拋戈而走洪得勝迤邐追趕徐晃急縱馬趕來大叫曹洪回馬忽然背後喊聲大震馬岱殺來曹洪徐晃急奔關時一捧鼓響山背後兩軍截出左是馬超右是龐德混殺一陣曹洪抵當不住折軍大半撞

出重圍奔到關上隨後西涼兵趕來洪等棄關而走龐德直殺過潼關連夜追殺敗軍行不數里撞見曹仁軍馬救了曹洪等一軍翻身直殺到關下馬超救龐德上關曹仁自回於路接到兩程迎着操軍操知失了潼關遂喚曹洪入曰與你十日限如何九日失了潼關洪曰西涼軍兵百般辱罵因見彼軍懈怠乘勢趕去不想中賊奸計操曰曹洪年幼躁暴徐晃你須曉事晃曰累諫不從當日晃在關上點糧車比及知道小將軍已下關了晃恐有失因此趕去操大怒喝斬曹洪兩班文武皆跪而告曰權且記罪後有功准罪無功誅之曹洪服罪而退操次日進兵直扣潼

關曹仁曰可先下定寨柵然後打關未遲操令砍伐樹木起立排柵分作三寨左寨曹仁右寨夏侯淵操自居中寨次日西涼哨馬到寨門操引三寨大小將校殺奔關隘前去正遇西涼軍馬兩邊各布陣圓操出馬於門旗之前看西涼之兵人人勇健箇箇英雄一人一執長鎗生得面如傅粉唇若抹朱腰纏鬍鬚寬聲雄力猛乃扶風茂陵人也姓馬名超字孟起上首者龐德下首者馬岱背後八員健將一字兒擺開操暗暗稱奇自縱馬與超曰汝乃名將之子孫何故背漢而反耶超咬牙切齒大罵操賊欺君罔上罪不容誅害吾父弟不共戴天之讐誓當活捉生食賊肉也

騎馬一條鎗殺過陣來當日勝負還是如何下回便見

好箇馬孟起

馬孟起渭橋大戰

時建安十六年秋七月下旬日曹操自與馬超對陣忽見超挺鎗縱馬衝殺過來操背後子禁出迎兩馬交戰鬪到八九合子禁敗走張郃出迎不三合敗走李通出迎超奮神威交戰數合之中一鎗刺李通於馬下超把鎗望後一招西涼子弟兵抖擻精神衝殺過來操兵大敗左右將佐皆敵不住被馬超龐德馬岱引百餘騎直入中軍來捉曹操操在亂軍中只聽得西涼軍大叫穿紅袍的是曹操操就馬上急脫了紅袍又聽得大叫長髯者是曹操操就掣

所佩劔斷其髯軍中有一人將操割髯之事告於馬超超

老好此日也胆碎矣

遂令人叫拏短髯者是曹操操聞知卽扯旗角包頭而逃

後人有詩曰

潼關戰敗望風逃孟德惶惶脫錦袍劔割髯應喪膽

馬超聲價蓋天高

曹操正走之間背後一騎趕來回頭視之一人身穿白袍銀鎧衆皆知是馬超各自逃命四散去了只撇下曹操超厲聲大叫曰曹操休走飛馬趕來操驚得馬鞭墜地看看趕上馬超好箇馬超從後使鎗搠來操遶樹而走超一鎗搠在樹上急拔下時操已走遠超縱馬趕來山坡邊轉過一箇小將

軍大叫一聲勿傷吾主曹洪在此輪刀縱馬攔住馬超操得命走脫洪流馬超戰到四五十合漸漸刀法散亂氣力不加夏侯淵引數十騎隨到馬超獨自恐被所笑因此棄了曹洪而回夏侯淵也不來趕曹操回寨却得曹仁死據定了寨柵因此不曾折了軍馬操入帳嘆曰吾若殺了曹洪今日必死於馬超之手也遂喚曹洪重加賞賜收拾敗軍堅守寨柵深溝高壘不許出戰超每日引兵來寨前辱罵搦戰操傳令教軍堅守如亂動者斬諸將曰西涼之兵甚是強壯盡使長鎗若非選弓弩迎之則不可當也操曰戰與不戰皆在於我非在賊也賊雖有長鎗安能便刺於

諸公但堅壁觀之賊自退矣諸將退而言曰丞相自來征戰身當於先今一敗于馬超何如此之弱也各不知其意細作報來潼關馬超又添二萬力生兵乃是羌胡部落前來助戰操聞知大喜諸將曰馬超添兵丞相反喜何也操曰待吾勝了却對汝說三日後又報關上又添軍馬操大喜就於帳中設宴作賀諸將皆暗笑之操曰諸公笑我無破馬超之謀公等有何良策徐晃進曰今丞相盛兵在此賊亦全部見屯關上此去河西必無往備若得一軍暗渡蒲阪津先截賊歸路丞相徑發河北擊之賊兩不相應勢必危矣操曰公明之言正合吾意也與汝精兵四千和朱

靈同去逕襲河西伏於山峪之中待我渡河北同時擊之
徐晃朱靈領命先引四千軍暗暗去了時建安十六年秋
閏八月也操下令先教曹洪於蒲阪津安排船筏留曹仁
守寨操自欲領渡渭河却說馬超與韓遂升帳忽有人報
來盡言其事超曰今操不攻潼關而使人準備船筏欲渡
河北必過吾之後也吾知其意當引一枝軍渭河拒住岸
北操兵不得渡不消二十日河東糧盡操兵必亂却循河
南而擊之操可擒矣韓遂曰不必如此豈不聞兵法有公
兵半渡可擊待操兵渡至一半汝却於南岸擊之操兵皆
死於河內矣超曰叔父之言甚善即使人探聽曹操幾時

渡河却說曹操整兵已畢分二停軍前渡渭河北及人馬
到河口時日光初起操先發精兵渡過北岸開創營寨雜
兵在中操自引親隨護衛軍將百人踞胡未拔劍坐於南
岸看軍渡河忽然人報後邊白袍將軍到了眾皆認得是
馬超一擁下船河邊軍爭上船者聲喧不止操猶坐胡床
不動按劍指約休鬧只聽得人喊馬嘶蜂擁而來船上
將躍身上岸呼曰賊至矣請丞相下船操視之乃許褚也
操口內老好何意猶言賊至何妨回頭視之馬超龐德離不得百餘
步許褚拖操下船時船已離岸一文有餘褚負操一躍上
船隨行將士盡皆下水扳住船邊欲爭上船逃命船小將

翻褚掣刀亂砍傍船手盡折倒於水中急將船望下水掉去許褚立於稍上忙用木篙撐之操伏在脚邊馬超趕到河岸見船已流在半河遂拈弓搭箭喝令驍將遶河射之矢如雨急褚恐傷曹操以左手舉馬鞍遮之以右手撐篙用篙當箭馬超箭不虛發船上駕舟之人應弦落水船中數十人皆被射倒其船反撐不定於急水中旋轉許褚獨奮神威將兩腿夾舵搖撼一手使篙撐船一手舉鞍遮護曹操後人有詩曰

管挽鞍轡護主身手持篙楫在波津若非許褚傾心救孟德應爲泉下人

時有渭南縣令丁斐在南山之上見馬超追操甚急恐傷操命遂將寨內牛隻馬匹盡驅於外漫山遍野皆是牛馬西京兵見之都回身爭取得其牛馬者皆無心追趕曹操因此得脫方到北岸便把船筏鑿沉諸將聽得曹操在河中逃難急來救時操已登岸許褚身披重鎧箭皆嵌在甲上眾將保操至野寨中皆拜於地而賀隨後來者皆戰慄驚惶含淚而拜曰不曾侵犯貴體耶操大笑曰我今日幾爲小賊所困眾皆愕然操曰若非他人縱馬放牛以誘賊賊必努力渡河矣操問曰誘賊者誰也一人答曰渭南縣令領兵官丁斐也忽斐入見操謝曰若非公之良謀則吾

被賊所擒矣遂命為典軍校尉斐曰賊雖暫去來日必然復來須以良策拒之操曰吾已往備了也遂喚諸將各分頭循河築起甬道暫為寨脚賊若來時兵陳於甬道外內虛立旌旗以為疑兵更沿河掘下壕塹虛土棚蓋河內以兵誘之賊急來必陷賊陷便可擊矣操連夜教人安排挑壕却說馬超回見韓遂說幾乎捉住曹操數內一人以力負操下船如此救護去了不知何人也遂曰吾聞曹操帳前有一部將名曰虎衛軍選極精壯之人兩人領虎衛兵已亡了一人止有一人在亡了者陳留已吾人也姓典名韋使雙鐵戟重八十斤真操之虎將也見存者譙國人也

姓許名褚曾倒拔奔走之牛人皆稱為虎癡救操者多皆是許褚也如遇之切不可輕敵超曰吾亦聞名久矣遂曰今操渡河將襲我等關後可速攻之不可令他創立營寨若立營寨急難剷除超曰吾始終只要拒住北岸勿令兵渡河此為上策遂曰賢姪守寨吾引軍循河戰操若何超曰令龐德為先鋒跟叔父前去遂將兵五萬直抵渭南操已令眾將於甬道兩傍誘之龐德先引鐵騎千餘衝突而來喊聲起處人馬俱落於陷馬坑內龐德躡身一跳立於平地曹操掩殺龐德立殺數人步行砍出重圍韓遂已被困在垓心龐德正迎曹仁部將曹永被龐德一刀砍於馬

下奪其馬，反復殺開一條血路，救出韓遂，投東南而走。背
後曹兵正趕之間，馬超一軍接到殺敗曹兵，復救出大半
軍馬，戰至日暮方回。計點得折了將佐程銀、張橫，陷坑中
亂鎗搠死者二百餘人。超與韓遂商議：若遷延日久，操於
河北立了營寨，難以退敵。不若乘今夜引輕騎去劫野營，
操必走矣。遂曰：「須分兵前後相救，不可托人。」超自爲前部，
令龐德、馬岱爲後應。當夜便行，却說曹操收兵屯渭北，喚
諸將曰：「賊折不多，欺我未立寨柵，必然來劫野營，可四散
伏兵，虛其中軍，號砲響時，伏兵盡起，一鼓可擒也。」眾將依
令伏兵已畢。當夜馬超先使成宜引三十騎離六里之地，

哨探成宜見無人，馬超入中軍。操軍見得西涼兵到，遂放
號砲，四面伏兵皆出，只圍得三十騎。成宜被夏侯淵斬之。
馬超却自從背後與龐德、馬岱兵分三路峰擁殺來，未知
勝負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養子如馬超，得人如許楮，俱快事也。老瞞每到敗後，
愈有精神，真好雄也。倘秀才考得劣等，亦能如此。安
有不爲大慰之理。可憐今世無膽力者，一遇逆風，遂
停舟痛哭矣。

第五十九回

許褚大戰馬孟起

當夜兩兵混戰直到天明各自收兵馬超收兵屯於渭口
 日夜分兵前後攻擊曹操在渭河內將船筏鎖練作浮橋
 三條接連南岸曹仁軍馬兩邊夾河欲立營寨旋伐樹木
 立起寨柵將糧草車輛穿連以為屏障人暗報與馬超超
 教軍士各挾草一束帶火種去燒操軍馬超韓遂互換打
 旗老奸一生受了火的天至人惡人每為大火所燒亦報南北兩岸併力殺到寨前堆積草把放起烈火操兵抵
 敵不住棄寨而走車乘浮橋盡被燒毀西京兵大勝截住
 渭河曹操為立不起營寨心中憂懼謀士荀攸曰可取渭

河沙土築起土城可以堅守操撥三萬軍擔土築城馬超聞之差龐德馬岱各引五百馬軍往來衝突更兼沙土不實築起便倒操無計可施時遇九月盡間天氣暴冷彤雲密布連日不開因此兩軍罷戰却說曹操在寨中納悶忽人報曰有一老丈來見丞相陳說方畧操請入看其人士長下短鶴骨松姿問之乃京兆人也隱居終南山姓婁名子伯道號夢梅居士操以客禮待之子伯曰知丞相跨渭安營久矣何不乘時而用之操曰沙土之地築壘不成隱士有何良策願賜教之子伯曰丞相用兵如神豈不知天時乎連日陰雲布合朔風一起必大凍矣風起之後驅兵

士運土潑水比及天明城已就矣操大悟拜謝子伯欲爾重賞子伯不受而去是夜北風大作操盡驅兵士擔土潑水爲無乘水之具作縑囊盛水澆之隨築隨凍比及天明水沙凍緊城已完人報馬超超領兵觀之大驚疑有神助次日集大軍鳴鼓而進操得營寨心中大喜遂自乘馬出營止有許褚一人後隨操揚鞭大呼曰孟德單騎至此請馬超出來答話超自乘馬挺鎗而出操曰汝欺吾營寨不成今一夜天已築就何不早順歸降不失封侯之位馬超甚恨曹操意欲突前擒之見操後一人睜圓怪眼手提鋼刀勒馬而立超疑是許褚乃揚鞭而問曰聞汝軍中有虎

侯安在哉操曰吾有虎癡許褚豈憚天下草寇耶超大怒許褚提刀大呼曰吾乃譙郡許褚也目射神光威風抖擻超懼之而不敢動乃勒馬回操亦引許褚回寨兩軍觀之無不駭然操與諸將曰賊亦知仲康乃虎侯也自此得名後有詩曰

凜凜威風鎮九州當年許褚果如彪只因孟起軍前見天下從茲播虎侯

許褚曰某來日必擒馬超操曰超極英勇不可輕敵褚曰某誓死戰即時使人下戰書虎侯單搦馬超來日決戰超在寨中與韓遂商議忽接得戰書超大怒曰何敢如此相

欺耶卽批次日誓殺虎癡次日兩軍出營布成陣勢超分龐德爲左翼馬岱爲右翼韓遂押中軍超挺鎗縱馬立于陣前高叫虎癡快出共決一死戰當日曹操在門旗下回顧衆將曰馬超不減呂布之勇言未絕許褚拍馬舞刀而與馬超大戰一百餘合勝負不分馬匹困乏各回軍中俱換馬匹又出陣前兩馬又鬪一百餘合不分勝負許褚性起飛回陣中卸了盔甲渾身筋突赤體提刀翻身上馬來與馬超決戰雌雄兩軍大駭又鬪到三十餘合褚奮威舉刀便砍馬超超閃過一鎗望褚心窩刺來被褚閃過將鎗挾住便棄刀兩箇在馬上奪鎗許褚力大一聲響砍斷鎗

三國志
桿各拏半節在馬上亂打操恐褚有失遂令夏侯淵曹洪
兩將齊出來攻龐德馬岱見操將亂出兩翼鐵騎橫衝直
撞混殺一處操兵大亂許褚臂中兩箭諸將慌退入寨馬
超直殺到壕邊操兵折傷大半操令堅閉休出馬超回至
渭口與韓遂曰吾見惡戰者總不如許褚真正虎癡也却
說曹操料馬超可以行計密使人令徐晃朱靈盡渡河西
結營前後夾攻操于城上見馬超引數百騎直臨寨前往
來如飛操觀良久擲兜鍪于地曰馬兒不死吾無葬地矣
夏侯淵聽了心中氣塞厲聲曰吾寧死于此地誓滅馬賊
而回遂引本部千百人大開寨門直趕去操急止不住只
恐有失慌自上馬前來接應馬超見追兵至乃將前軍俵
後隊後隊作先鋒一字兒擺開夏侯淵到馬超接任勦殺
超于亂軍中遙見曹操就撇了夏侯淵直取曹操操大驚
撥馬逆星而走曹兵大亂正追之際忽報操有一軍已在
河西下了營寨超無心追趕急收軍回寨與韓遂商議言
操兵乘虛已渡河西吾軍前後受敵如之奈何部將李堪
曰不如割地請和兩邊各罷兵捱過冬天到春暖別生計
策韓遂曰李堪之言最善可從之超猶豫未決楊秋侯選
皆勸求和于是遂遣楊秋爲使直往操寨下書言韓遂馬
超願割地請和各無侵犯操曰汝且回寨吾來日使人回

報楊秋辭操而退賈詡入見操曰丞相主意若何操曰汝所見若何詡曰兵不厭詐可偽許之次後周闡謀許令韓馬相疑一鼓而可破也操頓足大喜曰天下高見必多相合文和之謀吾心腹之事也于是遣人回書言待吾徐徐退兵還汝河西之地操一面教搭起浮橋作退軍之意馬超得書與韓遂曰曹操雖然許和姦雄難測倘不準備反受其制超與叔父分輪調兵今日叔向操超向徐晃明日超向操叔向徐晃是兩下隄備以防其詐遂依計所行早有入報與曹操操顧賈詡曰吾大事濟矣問來日是誰合在我這邊人報曰韓遂次日操引眾將出營擺布戈

下重

左右圍繞操獨顯一騎於中央西涼之兵有不識操者皆出陣觀看前後重沓動以萬計操跨寶馬而出高耳曰汝諸軍欲觀曹公耶老奸可惡吾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謀耳諸軍皆有懼色操使人過陣對韓遂曰丞相謹請單騎會話遂即出陣見操並無甲仗亦棄衣甲輕服匹馬而出二人馬頭相交各按轡對語操曰吾與將軍之父同舉孝廉吾嘗以叔事之吾亦與公同登仕路老奸老奸不覺有年矣將軍今年妙齡幾何韓遂答曰四十歲矣操曰昔日京師皆青春年少遨遊勝景何期又中甸矣安得天下清平共樂耶只把舊事細說並不提起軍情說罷轉背大笑相談有一

三國志 卷之二十一
簡時辰二人欣喜而別各自歸寨早有陣前一卒來報馬
超超忙來問韓遂曰今日曹操陣前所言何事遂曰只訴
京師舊事耳超曰安得不言軍務乎遂曰曹公不言吾何
言之超心甚疑不言而退却說曹操回寨與賈詡曰公知
陣前之意否詡曰此意雖妙未足間二人為讐某有一策
令韓馬自相讐殺矣操求其計未知若何巨聽下回分解

馬孟起步戰五將

賈詡獻計曰馬超乃一勇之夫不識機密丞相親筆作一
書單與韓遂中間朦朧字樣於要害處自相塗抹賊眼改易然
後實封與韓遂遂必大驚小怪故意要馬超知超必索書

看若看見上面緊要去處盡皆改抹只猜是韓遂恐超知
自改抹也正應單馬會語之疑疑則必生亂矣却暗撈籠
韓遂部下諸將互相間諜必擒超矣操曰此計甚妙隨寫
書一封將緊要處盡皆改抹然後實封差一奸細人送過
寨去多遣從人欲使超知也下了書自回果然有人報知
馬超超心越猜逕來韓遂處索書看遂將書與超超見上
面有改抹字樣問遂曰書上如何都改了字樣遂曰曹公
原來如此超曰豈有以草藁送與人耶必是你怕我知詳
細先改了遂曰莫非曹操錯將草藁誤封了來超曰吾又
不信曹賊是箇姦雄之人豈有差錯吾與叔父併方殺賊

汝何背我而向賊乎遂曰汝若不信吾心來日吾在陣前
賺操再說話汝從陣內突出鎗刺殺便了以顯真心超
曰若如此時吾方信也兩人約定次日韓遂引侯遷李堪
梁興馬玩楊秋五將出陣馬超藏在門影裡遂使人到操
寨前高叫韓遂將軍請曹丞相攀話人報曹操喚曹洪
分付如此洪得令引數十騎逕出陣前與韓遂相見馬離
數步洪馬上欠身而言曰夜來丞相拜意將軍之言切莫
有悞言訖便回馬超聽得大怒挺鎗驟馬便刺韓遂五將
攔住勸解回寨遂曰賢姪休疑我無反心馬超全然不
信恨怒而去韓遂與五將商議曰這事如何解釋楊秋曰

馬超倚仗武勇常有欺凌主公之心便勝得曹操怎肯相

讓以某愚心不如暗投曹公名正言順他日不失封侯之

位遂曰吾與馬騰乃弟兄安忍爲之楊秋曰馬騰造反已

遭誅戮今主公欲爲反臣之友耶遂曰誰可以通消息楊

秋曰某願往遂卽時寫密書遣楊秋逕來操寨說投降之

事操大喜許封韓遂爲西涼侯楊秋爲西涼太守其餘皆

有官爵約定放火爲號共謀馬超楊秋拜辭回見韓遂備

說重加官爵厚敬之事約定今夜放火裡應外合遂大喜

就於中軍帳後堆積乾柴拘集各寨軍士五將常懸刀劍

侍立於側遂欲設宴賺請馬超就席謀之猶恐不能衆皆

持疑未決操却差各將引輕騎於寨外巡探早有人報與
馬超曰韓遂已同五將結連曹操欲謀將軍超大怒卽與
龐德馬岱商議各准備壯馬常帶鞍轡隄防廝殺忽一人
又報五將與韓遂不時便謀將軍超愈加忿怒帶親隨五
七人先行龐德馬岱爲後應超步行入帳果見各人與韓
遂說話超竊聽之楊秋曰事不宜遲可速行之超大怒拔
劍直入大喝曰羣賊焉敢謀害我耶衆皆大驚超一劍望
韓遂面門剝去遂慌以手迎之砍落左手五將亦揮刀齊
出殺奔馬超超縱步出帳外五將圍繞混殺超獨揮寶劍
力敵五將劍光明處鮮血濺飛早砍翻馬玩四將猶敵不
住超奮威背砍又剝倒梁興三將各自逃生超復入帳中
來殺韓遂時已被左右救出帳後兩把火起超卽上馬時
各寨兵皆起龐德馬岱皆至互相混戰寨四圍火起超領
軍殺出時操兵四至前有許褚後有徐晃左有夏侯淵右
有曹洪西涼之兵自相併殺超不見龐德馬岱引百餘騎
截于滑橋之上天色微明西涼部將李堪領一軍橋下過
超挺鎗縱馬殺之李堪拖鎗而走背後于禁趕來禁開弓
要射馬超超聽得背後弦響急閃過却射中前面李堪落
馬而死超回馬來殺于禁禁拍馬走了超回橋上住劄操
兵前後大至虎衛軍當先亂箭來射馬超超以鎗撥之矢

如飛蝗之急超背後從騎一半下河往來突殺五七番兵
厚不能出虎衛軍看看趕上漸漸危急超於橋上大呼一
聲殺入河北從騎皆被截斷超獨在陣中尋路而出暗弩
極多射倒坐下馬馬超墮于地上操軍逼合鎗刀近身忽
西北角上一彪軍殺來爲首兩員大將乃龐德馬岱也救
了馬超翻身殺條血路望西北而走曹操聽知馬超走脫
問有多少人馬一人答曰止有千餘軍士操曰諸多將士
無分曉夜務要趕倒馬兒如得首級者千金賞萬戶侯生
獲者大將軍之次衆將得令各要爭功迤邐追襲馬超人
困馬乏不能停住從騎漸漸皆散步軍走不上者多被擒
之行不到數程被操兵趕殺數陣超回顧時止剩得三十
餘騎并龐德馬岱望隴西臨洮而去曹操親自追至安定
知馬超去遠方始收兵不追回到長安時荀彧請操班師
回許都操得書下令衆將畢集時韓遂已無左手作殘疾
之人操教就於長安歇馬受西涼侯之職楊秋侯選皆封
列侯令守渭口是時涼州參軍楊阜字義山天水人也逕
來長安見操操問之楊阜曰馬超有韓信英布之勇深得
羌胡之心今丞相若不剿捕杜絕他日養成氣力隴上諸
郡非復國家之有也望丞相且休回兵操曰吾本久住於
此柰中原多事南方未定不可久留君當與孤保之阜領

三國志
諾保韋康爲涼州刺史與臯領兵共屯冀城以防馬超臯
領命臨辭曰長安必留重兵以爲後援操曰吾已定下汝
但放心臯辭而去衆將皆問曰初賊據潼關渭北道缺丞
相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遷延日久而後北渡立
營固守何也請丞相教之操曰初賊守潼關若吾初到便
取河東賊必以各寨分守諸渡口則河西不可渡也吾故
盛兵皆聚於潼關前使賊盡皆守南而河西不難備故徐
見朱靈得渡也程是賊營吾然後引兵北渡連車樹柵爲一甬道築
冰城欲賊知吾弱以驕其心使不難備先使間諜然後畜
士卒之力一旦擊破之正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

固非一道也衆將又請問曰丞相每聞賊加添兵衆則有
喜色何也操曰關中邊遠若羣賊各依險阻征之非一二
年不可平復也今皆來聚作一處其衆雖多人心不一易
離間也兵多將累一舉可滅之矣吾故喜也衆將拜謝曰
丞相神謀衆不及也操曰亦賴汝文武之力也遂重賞諸
軍留夏侯淵屯軍長安所得降兵分撥各部夏侯淵保一
人可爲京兆尹招諭流移民戶復業操問何人淵曰乃馮
翊高陵人也姓張名既字德容操大喜卽命爲京兆尹與
淵同守長安操班師回都獻帝排鸞駕出鄜迎接令操替
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如漢相蕭何故事自此威震

中外播揚漢中聳動一人乃沛國豐人也姓張名魯字公
棋其祖張陵在西川鶴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人人皆敬
之陵死之後其父張衡行之百姓但有學道者助米五斗
今日稱張魯之學亦其可疑留心世道者用意察之非
世號米賊張衡死張魯行之到此三輩魯在漢中自號為
小事也師君其來學道者皆號為鬼卒為首者號為祭酒領眾多
者號為治頭大祭酒務以誠信為元不許欺詐如有病者
即去投壇使病人居於靜室之中自思已過當面首說與
病者請禱之人號為姦令祭酒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
服罪之意作文三通一通放於山頂以奏於天一通埋於
地以奏於地一通沉於水底以申水官名為三官手書如

此之後但病痊可將米五斗以賂蓋義舍舍內飯米柴火
肉食許容過往人量食多少自取而食多取者以受天誅
有境內犯法者必恕三次不改者然後施刑所在並無官
長盡屬祭酒所管如此雄據巴蜀之地近三十年國家以
為地遠不能征伐就命魯為鎮南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
進貢而已當年聞操劍履上殿漢中百姓於地下掘得一
玉璽進與張魯百姓曰西涼馬騰遭戮馬超新敗曹操必
然來取漢中百姓欲尊師為漢寧王以拒曹操巴蜀閭閻
諫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餘眾財富糧足四面險固上匡
天子則為桓文次及竇融不失富貴今馬超新敗西涼之

民從子午谷奔入漢中者數萬家益州劉璋昏弱不如先
取西川四十一州爲本然後稱王未遲張魯大喜遂與弟
張衛商議起兵早有細作人報入川中益州劉璋字季玉
卽劉焉之子焉字君朗漢魯恭王之後章帝元和中徙封
竟陵支庶因居於此後官至益州牧興平元年患病疽而
死州太史趙越等共保璋因此爲益州牧曾殺張魯母及
弟因此有僮史龐義爲巴西太守以拒張魯時魯欲動兵
龐義報知劉璋璋平生懦弱聽得張魯興兵心中大憂急
聚衆官商議忽一人昂然而出口主公放心某雖不才憑
三寸不爛之舌使張魯不敢正眼來覷西川此人是誰下

總評

馬孟起的是可兒忠義之後復得英勇亦天之所以
報施善人處也

孟德極恨馬超只罵得他馬兒兩字孟德極贊許褚
只叫得他虎侯兩字虎侯馬兒的的可作一對語也

第六十回

張永年反難楊修

劉璋視之出進言者益州成都人也官帶益州別駕姓張
名松字永年其人生得額鑿頭尖鼻偃齒露身短不滿五
尺言語有若銅鐘劉璋問曰別駕有何高見可解張魯之
危松曰某聞許都曹操已掃蕩中原呂布二袁皆被滅之
南直抵於江漢北直抵於幽燕近又破馬超天下無敵矣
主公可備進獻之物松親往許都說曹公興兵去取漢中
以圖張魯則魯豈敢望蜀中耶璋曰汝於建安十三年冬
去荊州見曹公甚不相待汝猶恨之今何故欲此行耶松

曰曹公在荊州時手下領百萬之衆事猶蠅集豈有閑暇待人耶今在許都文武各執乃事松以利害說之曹公必興兵矣璋曰汝且試言利害吾聽之松曰某話間說起馬超有韓信黥布之勇與丞相有殺父之讐今雖暫時兵敗久後必欲報讐今漢中張魯兵精糧足百姓尊之爲漢王不久必然稱帝稱帝則必侵犯中原矣所欠者惟大將耳若馬超急欲報讐必聚隴西之兵去投張魯魯得超是虎生翼矣魯超出矣丞相何以當之不如乘超未投之前漢中無備一鼓而可破矣將此等利害之語更有隨機應變而行說之事不患不諧矣今不早去若張魯兵動雖蘇張之辨曹公亦不聽矣劉璋大喜收拾金珠錦綺爲進獻之物便發送張松赴許都松暗畫西川地理圖本藏之帶從八十騎辭劉璋行於路早有人入荊州報知孔明此時孔明有意圖川常使人入川探細因此得信知張松入許都孔明便使人入許都打探消息却說張松到了許都館驛中下定每日去相府伺候求見曹操原來自西都回傲倪物表自謂得志不以天下爲念每日飲宴無事少出國政皆在相府商議第三日張松方通得姓名左右近侍先要賄賂却纔引入操坐於堂上松拜畢立於前操問松曰汝主劉璋連年不進貢何也松答曰爲路途艱難賊寇竊

發不能通進操叱之曰吾掃清中原有何盜賊松曰南有孫權北有張魯中有劉備至少者帶甲有十餘萬縱橫無可當者豈得爲太平耶操先見張松人物猥瑣五分不喜又聞語言衝撞遂乃拂袖而起轉入後堂左右責松曰汝爲使命不會啓丞相意一味衝撞幸得丞相看汝遠來之向不見罪責汝可急急回去松笑曰吾川中無諂佞之人也忽然階下一人大喝曰汝川中不會諂佞吾中原豈有諂佞者乎松觀其人單眉細眼貌白神清慌問姓名其人答曰某乃弘農人也太尉楊彪之子司空楊震之孫一門出六相三公安平舉孝廉出身見爲丞相門下郎中掌內

外倉庫主簿姓楊名修字德祖此人博學言詞敏捷智識過人時年二十五歲松知修是箇舌辨之士有心難之修平生有才小覷天下之士當時見張松言語譏諷相府人遂邀出外面書院中分賓主而坐脩有心將一席話來難張松遂與松曰蜀道崎嶇遠來勞苦松曰王公有命豈辭萬里之遙雖赴湯蹈火弗敢辭也修問蜀中地物如何松曰蜀爲西郡古號益州路有錦江之險地連劔閣之雄回還二百八程縱橫三萬餘里雞鳴犬吠聞市井閭閻不斷田肥地茂歲無水旱之憂國富民豐時有管絃之樂所產之物阜如山積天下最雄莫可及也修又問曰蜀中人

物何如松曰文有相如之賦武有管樂之才醫有仲景之能卜有君平之隱尤流三教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不可勝記豈能盡數也修又問曰友今劉季玉手下如公者還有幾人松曰文武全才智勇足備忠義慷慨之士動以百數如松不才之輩車載斗量不可勝記修曰公近居何職松曰濫充別駕之任甚不稱職敢問公處朝廷何官修曰是為丞相府主簿松曰久聞名公世代簪纓祖宗相輔何不立於廟堂而輔佐天子乃區區作相府門下一吏乎楊修聞之滿面羞慚強顏而答曰某雖居下僚丞相委以軍政錢糧之重早晚多蒙丞相教誨極有開發故就此職耳

松笑曰松聞曹丞相文不明孔孟之道武不達孫吳之機專務強霸而居大位豈足以講誨足下開發明公耶修曰公居邊隅安知丞相大才乎吾令汝觀之呼左右於厨內取書一卷以示張松松觀其題曰孟德新書從頭看至尾遍觀一次共一十三篇皆用兵之要法松看畢而問曰公以此為何等耶修曰此是曹丞相酌古準今體孫子十三篇所作號曰孟德新書汝欺丞相無才此堪以傳後世否松大笑曰此書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誦何為新書此是戰國時無名氏所作曹丞相盜竊以為己能止好瞞足下修曰丞相秘藏之書雖以成帙未傳于世汝言蜀中小

見暗誦如流何相欺乎松曰公如不信吾試暗誦之修曰願聞一遍松將孟德新書從頭至尾朗誦一遍並無一字差錯修聽知大驚遂下席而拜之後有詩讚曰

古怪形容異清高體貌疎語傾三峽水目視十行書膽量包西蜀文章貫太虛千經并萬論一覽更無餘

楊修曰公一覽無餘耳二人相對大笑修曰公且暫居館舍容某再稟丞相令公面君松謝修而退修入見操曰適來丞相何慢蜀使張松乎操曰容貌不堪言語不遜吾故慢之修曰若以貌取人恐失天下之士丞相尚容一禰衡何不納張松乎操曰禰衡老賊老賊文華播殺楊下當今吾故不忍殺之

松有何能修曰且休言倒海翻江之難嘲風弄月之才適來將丞相所撰孟德新書彼觀一遍即能暗誦如瓶瀉水如此博聞強記世之罕有松言此書乃戰國時無名氏所作蜀中小兒皆能暗誦操曰莫非古人與吾暗合否令扯碎其書燒之修曰此人可使面君教見大國氣象操曰此人不知吾用兵耳來日可於西教場點軍汝先引他來教見吾調遣蜀中去說待吾下了江南收川未遲修回至次日與張松同至西教場操點虎衛雄兵五萬布於教場中果然盔甲鮮明衣袍燦爛金鼓震天戈戟參地四方八面各分隊伍旌旗蔽彩人馬騰空松斜目視之良久操喚松

前指而示曰汝川中曾見此英雄人物耶松曰吾蜀中不曾見此兵革但以仁義定天下之士操變色視之松全無法之意有相藐視之心楊修頻以目視松操與松曰吾視天下鼠輩猶草芥耳大軍到處戰無不勝攻無不取順吾者生逆吾者死非止能令人榮達亦能使人滅族汝知之乎松曰丞相驅兵到處戰必勝攻必取松亦素知也操曰汝既能知吾用兵何不服耶松曰丞相昔日濮陽攻呂布之時張、松、的、是、妙、人、城戰張繡之口赤壁遇周郎華容逢關羽割鬚棄袍于潼關此皆無敵於天下也操大怒曰豎儒怎敢揭吾短處喝令左右卽推出斬之楊修急諫曰松雖可斬奈何

從蜀道而來入貢恐傷蠻夷之心也知者謂此人口出不遜之言不知者謂丞相嫌禮物之微故斬來使操怒氣未息荀彧苦諫操方免死令亂棒打出張松歸館舍連夜出城收拾回川老、好、却、送、西、川、與、女、德、也松自思曰吾本欲獻西川州郡誰想如此慢人我故辱之來時於劉璋之前開了大口今日快快空回須被蜀中人取笑吾聞荆州劉玄德仁義遠播久矣不如徑由那條路回試看此人如何我自有主見於是乘馬引僕從望荆州界上而來前至郢州界口忽見一隊軍馬約有五百餘騎爲首一員大將輕粧軟扮馬道相迎那員將問曰來者莫非張別駕乎松曰然也那員將慌忙下馬

聲喏曰趙雲等候多時松問曰莫非常山趙子龍乎雲曰然也某奉主公劉玄德命爲大夫遠涉路途鞍馬驅馳特命趙雲即奉酒食護大人以衛回程言罷軍士捧過酒食來雲跪而進之松自思曰人言劉玄德寬仁愛客今果如此遠接却有那曹操傲慢我遂與子龍飲了數盃上馬同行來到荊州界首是日天晚前到館驛見門外兩邊百餘人侍立擊鼓相接一將於馬頭前施禮曰奉主公劉玄德將令爲大夫遠涉風塵令關某灑掃驛庭以待歇宿松下馬與雲長同入館舍相待酒禮早已設畢雲長子龍再三謙讓而後方坐殷勤相歡飲至更闌宿了一宵次日早

膳畢上馬行不到三五里遠近一簇人馬到當中乃是大漢劉皇叔左有伏龍右有鳳雛遙見張松早先下馬等候相見玄德曰久聞大夫高名如雷灌耳恨雲山迢遠不得聽教今聞回邳專此相接倘蒙不棄到荒州暫歇片時以叙渴想之私未知大夫肯容否松大喜遂上馬皇叔等與張松並轡而入荊州設宴管待坐間只說閒話並不提起西川之事亦不動問劉璋安樂否并川中人物松一一對答也只等劉玄德開言然後說之玄德并孔明亦默然不題松曰今皇叔守荊州還有幾郡孔明便答曰荊州可暫借東吳的每每使人取討今我主因是女婿故權且安身

松曰東吳據六郡八十一州民強國富猶且不知足耶
統曰吾主公漢朝皇叔反不能占據州郡其他皆漢之
賊以霸道居之惟智者不平焉玄德曰二公休言吾有何
德豈敢望居高位而守城池乎松曰不然天下者非一人
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惟有德者居之何況明公乃
漢室宗親仁義充塞于四海休道占據州郡便代正統而
居帝位亦不分外玄德拱手惶恐而謝曰如公所言吾何
敢當之自此一連留張松飲宴二日並不題起川中之事
松辭去於十里長亭設宴送行玄德舉酒與松曰甚荷大
夫不外肯留三日今日相別不知何日聽教潛然淚下

松自思玄德有堯舜之風安可捨之不如說之令取西川
松遂言曰松亦思朝暮趨侍恨未有便耳松觀荆州東有
孫權當懷虎踞北有曹操每欲鯨吞亦非可久戀之地也
玄德曰故知如此但未安跡之所而容身也松曰益州
險塞沃野千里民殷國富地靈人傑帶甲十萬智能之士
久慕皇叔之德若起荆襄之眾長驅西指霸業可成漢室
可興矣玄德曰備安敢當此劉益州亦帝室宗親恩澤布
蜀中久矣他人豈可得而動搖乎松曰某非賣主求榮今
遇明公不敢不披瀝肝膽也劉季玉雖有益州之地稟性
暗弱不能任賢用能加之張魯在北為人不武賞罰不明

三國志 他已知之久矣

因

號令不行人心離散思得明主松此一行專欲納欵於操
何期逆賊恣逞奸雄欺君罔上終為漢朝大禍明公先取
西川為基然後北圖漢中次取中原匡正天朝名垂青史
明公果有取西川之意松願施犬馬之勞以為內應未知
明公鈞意若何玄德曰深感君恩備雖艱窘奈劉季玉與
備同宗若相攻之恐天下人唾罵松曰明公知天時人事
乎若以人事而背天時恐日月逝矣大丈夫處世當以努
力建功立業着鞭在先今若乘時不取為他人取之悔之
晚矣玄德曰備聞蜀道崎嶇千山萬水車不能方軌馬不
能聯轡雖欲取之用何良策松下箱中取出一圖遞與玄

德曰松感荷難盡故獻此圖上報明公知遇之恩也但將
此圖觀看一日便知蜀中之道矣玄德畧展視之上面盡
寫着地理行程遠近濶狹山川險要府庫錢糧一一俱載
明白松又曰明公可速圖之松有心腹契友二人法正孟
達也此二人必能相助矣如二人到荊州時可以心事共
議玄德拱手謝曰青山不老綠水長存他日相期必當厚
報松曰松遇仁義之主不得不盡情告焉豈敢望報乎二
人相別孔明龐統皆拜於長亭之下雲長等皆送數十里
方回張松望西川而去玄德等自回荊州却說張松回益
州先見友人法正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也賢士法真之

子松見正，備說曹操輕賢傲士，只可同憂，不可同樂。吾已將益州許劉皇叔矣，專欲與兄議之。法正曰：吾料劉璋非其主也。已有心見劉皇叔久矣，此心相同，有何疑焉？待吾鄉兄孟達同議，少頃孟達至，達字子慶，與法正同鄉。達入見正，與松大笑。達曰：吾已知二公之意，將欲獻益州耶？松曰：是欲如此，兄試猜之。合獻與誰？達曰：非劉玄德不可當之。三人撫掌大笑。法正曰：汝明日見璋，若何？松曰：吾薦二公爲使，可往荊州。二人應允。次日，張松見劉璋，璋問幹事。若何？松曰：操乃漢賊，欲篡天下，不可爲言。彼已有取川之心。璋曰：似此如之奈何？松曰：松有一謀，使張魯曹操皆不敢輕犯西川。璋又曰：如何解之？松曰：見居荊州劉皇叔與主公同宗，加之本人仁慈寬厚，有長者之風，赤壁鏖兵之後，操聞之而膽裂，何況張魯乎？主公何不遣使賫書以結好之，使爲外援，足可以拒曹操。張魯蜀中可安矣。璋曰：吾立此心久矣，誰可爲使？松曰：非法正孟達不可往也。璋卽召二人入，修書一封，令法正爲使，先通情好，次遣孟達送精兵數千，令玄德守禦。正商議間，一人自外突然而入，汗流滿面，大叫曰：主公若聽張松之言，則四十一州郡已屬他人矣。松大驚，言者是誰？下回便見。

龐統獻策取西川

進言者乃西閬中巴人也姓黃名權字公衡見爲劉璋府
下主簿璋問曰吾結好劉玄德爲一家汝何故出此言耶
權諫曰某居西蜀素知劉備久矣斯人寬以待人柔能克
剛英雄莫敵曹操尚自寒心其餘何足論也斯人遠得人
心近得民望兼有諸葛亦智謀關張英勇趙雲黃忠魏延
爲羽翼若召到蜀中以部曲待之則劉備安肯伏低做小
若以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二主若聽某言則西蜀有泰
山之安若不聽某言則主公有壘卵之危矣張松昨日從
荊州過必與劉備同謀可先斬張松後絕劉備則西川萬
幸也璋曰曹操張魯到來何以拒之權曰不如閉境絕塞

深溝高壘以待時清璋曰賊兵犯界有燒眉之急若待時
清則是慢計也璋不從遂遣法正便行又一人阻而言曰
不可不可璋視之乃帳前從事官王累也累頓首而言曰
主公今聽張松之說自取其禍璋曰不然吾結好劉玄德
實欲拒張魯也累曰張魯犯界乃疥癬之疾劉備入川是
心腹之大患也况劉備世之梟雄先事曹操使思謀害後
從孫權便奪荊州心術如此安可同處乎今若召之西川
休矣璋叱之曰再休亂道玄德是我宗兄他安肯有奪我
基業之心便教扶二人出遂命法正便行後有詩曰

四海鯨吞百戰秋堪嗟季玉少機謀當時若聽黃叔諫

安得西川便屬劉

法正離益州逕取荊州來見玄德參拜已畢呈上書信玄德折封視之書曰

族弟劉璋再拜致書於宗兄將軍麾下久伏電譽蜀道崎嶇未及賫貢甚切惶愧璋聞吉凶相救患難相扶朋友尚然况宗族乎今張魯在北旦夕興兵侵犯璋界甚不自安專人謹奉尺書上乞鈞聽倘賜念同宗族之親全手足之義即日興師勦滅狂寇永爲唇齒自有重酬書不盡言專候車騎建安十六年冬十二月宗弟劉璋再拜奉書

玄德看畢大喜設宴相待法正玄德於筵上屏退左右與正曰久仰孝直英名張別駕多談盛德今獲聽教甚慰平生法正謝曰蜀中小吏何足道哉蓋聞馬逢伯樂而嘶人遇知已而死張別駕昔日之言將軍復有意乎玄德曰備上之妻、楚、自、然、動、人、不、平、之、思一身寄客未嘗不傷感而歎息常思鶴鶴尚存一枝狡兔猶藏三窟何況人乎蜀中豐餘之地非不欲之奈劉季玉同一宗室法正曰益州天府之國非治亂之主不可居也今劉季玉不能用賢立事剛而無勇柔而太弱此業不久已屬他人矣今付與將軍此機會不可錯失豈不聞逐兔先得之語乎將軍欲之某當效死玄德拱手謝曰倘使天

取實出公之所賜也。暫請少歇，尚容商議。當日席散，孔明送法正歸館舍。玄德尚自沉吟，龐統不退，笑而言曰：「事有不決，疑惑其心者，愚人也。」主公仁智高明，何太疑耶？玄德問曰：「以公之言，當復何如？」統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權，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廣財富，誠以爲可資大業，而王霸足成也。幸張松法正以爲內助，此天賜也。何必疑惑哉？」某故笑之。玄德曰：「今與吾水火相敵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吾爲此不忿也。」後史官看到這裡，作詩讚曰：

累勸收川意已深，誰知玄德尚沉吟。不因小利忘公義，便是當年堯舜心。

龐統笑曰：「主公之言，雖合天理，奈離亂之時，用兵爭強，固非一道也。若拘執於禮，寸步不可行矣。宜從權變用之。且兼弱攻昧，五霸之事，逆取順守，若事定之後，報之以義，封爲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被他入取耳。多以權變而得天下，用仁義以守之。」主公熟思焉。玄德拱手而謝曰：「金石之言，當銘肺腑。於是遂請孔明同議起兵西行。孔明曰：「荊州重地，必須分兵守之。」玄德曰：「吾與龐士元、黃忠、魏延前去，軍師可與關雲長、張翼、德、趙子龍守之。」孔明應允了。

三國志
次日孔明總守荊州關公拒襄陽要路當青泥隘口張飛
領四郡巡江趙雲屯江陵鎮公安玄德令黃忠爲前部魏
延爲後軍玄德自與劉封關平在中軍馬步兵五萬起程
臨行廖化引一軍來降玄德教廖化輔佐雲長以拒曹操
是年冬月引兵望西川進發行不數程孟達接着拜見玄
德說劉益州令某領兵四千遠來迎接玄德使人入益州
先報劉璋璋便發書告報沿途州郡供給錢糧動以萬計
璋自出涪城親接玄德卽下令准備車乘帳幔旌旗鎧甲
並皆一新王簿黃權忙入諫曰主公此去必被劉備之害
也某食祿多年不忍主公中他人之奸計望三思之張松

曰黃權諫同宗族之義滋長寇盜之威實無益於主公璋
大喝權曰吾意已決汝何逆之權叩首碎破流血滿面近
前口啣璋衣而諫璋大怒扯衣而起權不放頓落門牙兩
箇璋叱左右推出黃權權大哭而歸璋欲行一人叫曰黃
公衡直言不納欲就死地耶伏於堦前而諫璋視之乃建
寧愈元人也姓李名恢叩首諫曰切聞天子有爭臣七人
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
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失
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黃公衡忠義之言何
不納之若容劉備入川是縱虎于山林也何能制之乎璋

曰玄德是吾宗兄安肯背親而向疎也再言者必斬叱左
右推出李恢張松曰今蜀中文官各顧妻子不復與主公
守關諸將恃功驕傲欲有外意不得劉皇叔則敵攻於外
民攻於內必敗之道也璋曰如公所言深於吾有益也次
日上馬出榆橋門前西人報廣陵王累自用繩索倒吊於
城門之上一手持文一手仗劍口稱如諫不從自割斷其
繩索撞死於此地劉璋教取所執諫文以觀之其文曰

益州從事臣廣陵王累泣血懇告而言曰昔古者堯立
啟諫之鼓舜置誰謗之木食苦口之味納逆耳之言楚
懷王會盟於武關不聽屈原之言囚於秦邦吳夫差約

會於黃池不納子胥之諫誘於越國今主公輕離大郡
與劉備相見涪城恐有去路而無回矣倘沐回心斬張
松於市曹絕劉備之盟約則蜀中老幼萬幸矣王公之
基業萬幸也惟垂察焉

劉璋觀畢大怒而言曰吾與仁者之人相會如親芝蘭汝
何數侮於吾耶王累死不足惜王累大叫一聲惜哉自割斷其索撞死於
地後史官有詩歎曰

自古忠臣多喪亡堪嗟王累諫劉璋城門倒吊披肝膽
身死猶存姓字香

荆州兵已入疆場却想區區作預防自古山河歸帝子

徒將苦口諫劉璋

劉璋將三萬人馬往涪城而來後軍乘裝載資糧錢帛二千餘輛來接玄德却說玄德前軍已到墊沮所到之處一者是西川供給二者是玄德號令嚴明如有妄取百姓一物者斬之于是所到之處秋毫無犯提老携幼滿路瞻觀焚香禮拜玄德皆撫慰之忽張松遣心腹人見法正正得書知其意遂來見龐統正曰近張松使密書到此今於涪城相會疾便可圖之大事即定矣機會切不可失統曰此意切不可言待二劉相見了方進言之若預走泄於中有變法正乃秘而不言矣涪城離成都三百六十里璋已到

使人迎接玄德兩軍皆屯於涪江之上玄德入城與劉璋相見各叙兄弟之情講禮畢備揮淚以訴漢朝宗族筵散各回寨中安歇璋與眾官曰可笑黃權王累等輩不知宗兄之心妄相猜疑今日見之真仁義之人也吾得為外助又何慮曹操張魯耶非張松則失此羽翼當夜脫所穿綠袍并黃金五百兩令人往成都賜與張松璋對眾官喜而言曰吾結好玄德夜臥安矣時手下將佐劉瓚冷苞張任鄧賢這一班見蜀中文官武將曰主公且休為喜劉備心意難測柔中有剛難以度處倘一時有變不可量也璋笑曰汝等皆心術之人也吾兄豈有二心哉遂歸帳中而

宿却說玄德歸到寨中龐統入見曰主公今日席上見劉季玉動靜乎玄德曰季玉真誠實吾弟也統曰季玉雖善其劉瓚張任等各抱不平睨視主公中間吉凶未可保也以統之計莫若來日設宴請季玉赴席於衣壁中埋伏刀斧手一百人計雖好只是太毒不可為也王公擲盃為號就筵上殺之一擁入成都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可坐而定也玄德曰季玉是吾同宗骨肉誠心待吾更兼吾初到蜀中恩信未立若行此事上天不容下民亦怨公之謀雖霸者亦不為也如此則不義矣統曰非統所見如此是法孝直得張松親書所言事不宜遲只在早晚可圖之法正入見曰某等非為自已順天命

也玄德曰劉季玉與吾同宗不忍取之正曰明公差矣若不如如此張魯與蜀有殺父之讐其人必取也今主公不可久住當速圖之切謂主公遠涉山川驅馳士馬既到此地事已如此奈何奈何不得進則有功退則無益若執其狐疑之心遷延日久而為失計不但如此又恐機謀一泄被他人所弄那時主公何以立着不如乘此天與之時人歸之際而出其不意以立基業誠有為之時不可失也此時法正再三勸玄德取蜀不知玄德心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起自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戊子歲至建安十六年辛卯歲止四年事實

三國志
總評

老瞞輕輕將一西川讓與玄德而不知尚欲爭天下乎亦可哂矣客問何故曰驅張松入蜀便是將西川讓與玄德也

爲淵驅魚爲叢驅雀卽孟德爲蜀驅張松者是也劉玄德仁慈季玉暗弱何高祖子孫都如此也大抵國家未運無不如此只看曹孟德司馬仲達開國啓家自是英雄不可遏也以此法相人家子孫覘人家興衰無有不中者

